

葉寧散文選 (1979-80)

【導讀】

葉寧，本名莊麗瑄（1959-），另有筆名阿滿，出生於森美蘭州。一九七八年，葉寧考取馬來亞大學經濟學系，缺乏獎學金奧援的她，為了籌措生活費，就憑著小學四年級就在《南洋商報·學生園地》發表處女作的當年勇，斗膽覺得賣文維生也許是條出路，便打電話到當年最紅火的《新潮雜誌》投石問路，一向具有市場導向觀念的《新潮》認為馬大是一個金字招牌，二話不說便給她開個專欄，也開啟了葉寧的作家之路。

當年馬來西亞只有寥寥幾所大學，歷史悠久的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Malaya），是入學門檻最高的學術聖殿，也是馬來土著菁英的孕育地。馬來政府為了保障馬來人的升學權益，實施一套按各民族人口比例進行配額的固打制（Quota），強勢管制非馬來人的入學比例。許多比馬來學生更優秀的華人學生，只能在大學門前望門興嘆，能夠一窺堂奧者都是華社未來的頂尖份子。萬一考取馬大，更是光大門楣的喜事。華社的大學夢，糾纏著無數的遺憾和期盼。

葉寧的專欄跳出馬華專欄文章的傳統，既非匕首式的社論，亦非品格低下的戲謔笑罵；她一反女性散文的柔美、婉約風格，改以豪爽、幽默、顛覆、誇張的筆法，狠狠揭開馬大生活的神秘面紗。這種筆調造成相當大的震撼，馬華文壇從來沒有出現過類似的系列

散文。她的專欄不但廣受歡迎，幾年後《飛躍馬大校園》（吉隆坡：文采，1987）結集出版，更是大賣，幾乎成為高中生的大學夢土，和準大學生的入學生活指南。

本卷選取葉寧發表於一九七九～八〇年間的六篇系列散文，重新排列、組合成一個故事：〈T恤和牛仔褲的日子〉、〈我的心跳得很厲害〉、〈蛇廟就是圖書館〉、〈大學是個冷漠世界〉、〈要摩多不要女人味〉、〈在馬大很少看到美女〉。葉寧對事件的剪裁和情節高潮的鋪設很有一套，彷彿每篇散文就是一齣單元劇，透過徹底口語化（局部粵語化）、節奏感十足的敘述，直接把自己心裡的想法和情緒起伏，毫不掩飾地暴露在讀者面前。葉寧大膽塑造了一個粗枝大葉、卻又純樸直率的人物形象，超額地滿足了大家對馬大學生的偷窺慾。當然，她的文字也是粗枝大葉的，不假修飾的文字卻在生活細節的描述上，產生強大的親和力，讀者可以很逼真地神入／移情到心情或故事裡頭，去親歷其境，去感受其中的酸甜苦辣。

這部以馬大校園生活為題材的散文集，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正式開啟了馬華八〇年代校園（主題）散文的序幕，後有瘦子的《大學生手記》推波助瀾。這兩部非常暢銷的散文集，不但編織了那一代年輕學子的大學夢，更讓校園散文成為當時馬華文壇最紅火的創作趨勢，而不只是校園範圍內的大學生創作。

到了八〇年代中期，接踵而至的馬大中文系散文作家群，以融合了中文系色彩的「校園／學院」崛起，流風所至，吸引了其他大學的寫手共襄盛舉，後期更融入文化思考與批評的特色，轉型後的「學院／文化」散文，遂成為此階段馬華散文創作的大宗。

除了《飛躍馬大校園》，另著有散文集《喝黑狗啤的女郎》（1985）、《家鹽家醋》（1996）、《漸入家境》（1998），以及敘述其女

兒丹袖的成長過程的親子散文集《令堂物語》(吉隆坡:大將,2000);並主編《吃在吉隆坡》、《吃在檳城》、《吃在柔甲》等書。長期投入專欄寫作的葉寧,曾任《南洋商報》副刊主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現任星洲媒體集團媒體與品牌總監。

T 恤和牛仔褲的日子

我自認為是個好學的學生。小學六年級和朋友偷偷玩碟仙時，就會問碟仙我是否有機會念大學，然後自己用手指硬硬把碟仙推到「有」，阿 Q 一番。

到初中時，更羨慕念大學的學生，第一次知道他們不必穿校服，沒有固定的上課下課時間，一間講堂可以容納五百人，簡直目瞪口呆。

當二哥考獲馬大土木工程系，我比他還要高興，拼命叨他的光。時時有意無意同學提起我二哥是馬大生。二哥用到幾乎磨爛的講義夾，我早早就預定他一定要送給我。

夾著二哥的講義夾，威風八面，那印在夾上的 Universiti* Malaya，就好像大人襟上的汽水蓋一樣，閃閃生光。

他放短期回家準備考試，我就挨在他身旁，和他一起念到三更半夜，陪這位馬大太子念書，當然是要付出代價的，十點正就要泡咖啡，買麵條來侍候他。

二哥對我是寄予厚望的。

當我考獲大馬教育文憑而沒法進入政府學校念先修班，我相當失望。

二哥安慰我道：到拉曼去念先修班吧，以後轉去馬大，路程更近。

我明白二哥給我的鼓勵，我在拉曼念書時，甚至是搏到盡，每

天過的生活比和尚尼姑還要嚴謹。

規定自己七點起床，絕不允許五分鐘的賴床，禮拜天，同屋的朋友都放假休息，我八點就站在大路口等公車回到學院去溫習功課。

考過劍橋文憑後，鬆了一口氣。

成績揭曉時，我們同屋的幾個朋友緊張得手心出汗，後來比我們長兩歲的小魚，以大阿哥的身份，浩浩蕩蕩帶我去看成績。

拉曼學院佈告處擠滿了人，只有在百貨公司大減價才一睹這種盛況，小魚個子溜滑滑的，鑽來鑽去，鑽出一個消息給我：我考中了！

如果曾親睹我發奮圖強念書的朋友，一定能夠體驗我獲知消息的感覺，太高興了，近乎令人掉淚的高興。

我一個箭步找到二哥，重重一拳擊在他肩上，高呼：我考到了！

二哥不知那裡來的力量，把一百二十磅的我抱起來，哈哈大笑道：你使我驕傲，全世界的朋友都知道我有個妹妹在考劍橋^{**}，你若考不上，我把你丟到巴生河去遮羞。

我二哥知道我考獲才這樣開玩笑，如果我真的落選，他必定有一番激勵的演詞。

當天，他迫急不及待地帶我去見他的老友，要他們給我選科目的一些指示。

考獲劍橋文憑的我，簡直成了家裡的明星，只要我一點菜，桌上佳餚齊備。嫂嫂陪姪兒溫習功課，必定不忘教誨他們要向我學習。那時候走起路來也飄飄然。

接到馬大來函錄取我為經濟系生，我就為大學生活準備了。

二哥說多買幾件 T 恤牛仔褲，不必熨，容易洗。

母親上巴剎^{***}買了個特大號的杯給我，吩咐道：晚上溫習功課，

可以泡牛奶。

二哥送我馬大校園時，對我說：盡量保持輕鬆，劍橋考試是全世界最困難的。過了這一關，大學功課易過吃豆腐花，好好在馬大享受大學生活，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機會的。

我絕對相信這句話，因為我有幾個當老板的朋友，都是半途輟學，認為無緣念大學是人生的遺憾，特地把小學離校證書框起來懷念念書的日子。

馬大，真的如二哥所說的天堂嗎？

[*編者註]：同為拼音文字的馬來文，其中有很多現代語彙直接從英文翻譯（或借用）過來，universiti 即譯自英文 university。

[**編者註]：此處所謂「考劍橋」，是指作為大學入學資格指標的「高級劍橋文憑考試」。

[***編者註]：巴剎（pasar），馬來文「(菜)市場」的意思。

我的心跳得很厲害

過了一個禮拜的迎新週後，大學正式開課了，所有的舊生都重返校園，一時熱鬧極了。我把那些在迎新週規定要穿的 T 恤和講義夾全都藏起來，不敢拿出來用，恐怕給舊生看見又要遭戲弄一番。雖然說我們隨時可向學生理事會報告，但是在我還未知道這些「地頭蛇」有多厲害之前，絕不輕舉妄動。

起初我們都不敢到那裡去，因為校園寬闊，一座建築物和另外一座建築物的距離須要走一大段路，而且我們還要借助地圖。有一次我們真的迷了路，不知該怎樣跑回宿舍去，只好亂闖，怎知越走越覺不對勁。一位與我同走，個子矮小的小女孩，哭喪著臉說：「耶穌，我到底在什麼地方？」原來我們走的是與宿舍相反的方向，若是我向一位看來老實的舊生（他好心的幫忙我，我不忍心叫他 apiah）求救，我們恐怕要跑出大門外了！

我是念經濟的，這一系的新生大約有四百個左右，本來以講堂的面積是大可容納的，無奈有些主修經濟的文科生也與我們上一部分的課程，所以時時鬧「座位荒」。上課前十五分鐘，講堂左右後面都站滿了人，沒辦法，別人早到，我也被迫要早到，不然就霸不到位了。唉！如果大家都準時到來，不早也不遲，那麼就不必浪費時間在外面等了。但是我若不早來，別人也是會早來的。只要講堂裡面的講師放下粉筆，搓搓手，我們這些新生就一窩蜂地湧進去來個先下手為強。裡面的舊生還未收拾好東西，我們就把講義夾放在桌

面以示「此位已霸佔」。我們急著要上，舊生卻要離開，一時水洩不通，進退兩難，一些舊生氣得大聲吶喊我們滾出去或罵我們沒教養，我們還是死性不改。

我時時霸位霸得好苦，這種情形在拉曼學院是少有的。曾記得我以前總愛在最後一分鐘，肩上吊個布包從後門進入，那時講堂還有虛席呢！現在再也不能這樣吊兒郎當了。假設我不全力以赴爭個位子，那麼我只好坐在石階上，把講義夾放在大腿上記錄筆記。若加上要畫圖，那就更辛苦了我的腰，回宿舍時又不禁要哀嘆幾聲，發牢騷一番。有些女孩子穿得裙子太短坐在石級上，爲了怕泛起無限風光，每十分鐘就要拉動裙子一下。坐得太後，根本無法知道講師在寫什麼，精神也顯得懶散。坐得太前，時時要抬頭看黑板，頸部酸疼得猶如剛從吊繩跳下來。由於大家都知道霸不到好位的痛苦，所以會出盡詭計，誤會也由此產生。

有一次我也曾因佔位子一事，與一位男孩子爭執起來。我還記得是上數學，這位男孩子捧著一大疊講義夾，一馬當先闖進講堂，用手上所有的講義夾霸佔了半排座位。我看到他旁邊有個空位子，正想上去坐，他趕快拿一本書放在桌面上，和我說：「霸了！」我氣起來反唇相譏：「爲什麼你不說你霸了整個講堂？你一個人霸這麼多個位子，你不覺得對別人不公平嗎？」，他馬上回答我說：「這世上本來就沒有公平的事！」我正想再與他來個辯駁，阿絲跑過來拉我過去她旁邊一個空位子坐下，我才罷休。哼！雞蛋糕。

「更無理的事還有。」阿絲說。有一次她和一位女同學一起跑進講堂，兩人同時看到一個空位，那女的馬上轉回頭和她說：「那個位我霸了。」我大嚷起來：「那有這樣的事？妳怎樣？」我緊張地問，我是忍不得不講理的人。「哼！我才不理她，我趕快一屁股坐下。」

「對，對，妳做得對！」我拍手稱快。

起初，我很不習慣這種霸位的「野蠻」舉動，每當在講堂外面看到講師收拾要走時，大家都騷動緊張起來；而我的心開始跳得很厲害，血液在血管裡奔騰，神經大受刺激，尤其是衝了進去，又霸不到真是緊張得半死。等到霸了位坐下，我還需要五分鐘讓我的心平靜下來。除了一些小家氣的，大多數男孩子都坐在後排的位子，不過偶而也聽一些小小的爭執。他們用的字眼更為刻薄，那些愛霸多多位子的一律被形容為「生人霸死地。」

人是適應環境的動物，不到一個學期，我的「霸功」大進。一馬當先，眼明手快，把一個講義夾擲上去，然後就可以悠悠地站在一個角落看別人為霸位而爭執一番的滑稽相。大多數時候我都能夠霸到風水好位，坐得正，聽起來課來也容易進腦。

當講師遲到而我們又等得不耐煩時，爲了要娛人娛己，歪主意就來了。於是摺紙飛機的遊戲就開始了。坐在後面高而斜上的座位的男孩子就會拋下紙飛機，有些摺得好，飛起來姿態很輕盈優美，從高處慢慢順下而飛；有的則從高處直直落下；有的誤飛入女孩子蜂窩似的爆炸頭，有的落在別人的肩上，讓他嚇了一跳。不幸被飛機「撞及」的人也會不甘示弱，拿起飛機往高處拋，怎知它又直直落在自己頭上，惹得全場爆笑，樂趣洋溢。有些更犀利，在飛機上寫了字條，看準方向，飛給他的朋友傳達消息，你說妙不妙？摺紙飛機這玩意並不是經濟生才玩更不是新創的玩意，它是我們大學的「優良傳統」而且大多數講堂都有紙飛機漫天飛的現象。我想這就是大學生童心未泯的一面。

我偶而也摺一兩隻來擲我的朋友，看她們被嚇得一跳的樣子，然後知道是我的惡作劇後向我翻白眼，最後彼此忍不住哈哈大笑，

10 馬華散文史讀本 1957-2007 [卷二]

他們當然不是真的生氣。若是真的為這些無傷大雅的小玩意而生氣，那麼人生實在沒什麼樂趣。

蛇廟就是圖書館

眼看年終考試一天比一天迫近，我暫時也要犧牲我每天一小時的午睡了。但那張軟綿綿的床像塊磁鐵一直吸我向前投向它的懷抱。尤其是吃了晚餐，在房內讀了一兩個小時的書而風扇又吹得我渾身舒服得很、眼睛半開、頭腦昏沉，一時抵抗不了床的魅力，我就這樣軟弱無力倒向它。心裡警戒自己：只睡半個小時。每次醒來才發現已經是新的一天，懊悔得直搥心肝大喊：還我光陰。

考試的到來就好像大學被置了一顆計時炸彈，人心惶惶，大家挾著厚厚的書本或揹著重重的書包，行色匆匆。就算是宿舍的「吱喳團」也把集會時間改為一星期一次。大學的考試不由得你不怕。除了某些系外，每個學生必須考獲全部試卷及格。若是有一兩張考卷不及格，那麼就要在四月間重回大學重考。若重考又不及格，那麼就必須留級了。危險，危險，想想從小學一年級念至大學，多少青春年華都虛渡在課本裡，若又要留級，不如找張長期飯票，養孩子做黃臉婆算了。（可是又不是說嫁就能嫁，下期再告訴你們女大學生的隱痛）

經過一番痛定思痛，決定痛改前非。吃過晚飯，收拾書包，拿了件毛絨衣就往外走。走到第三宿舍，見到阿忠和一班女孩子在散步：

「哈囉，去『蛇廟』呀？」阿忠向我揮揮手問。

「是呀，我要去做蛇后。」我笑笑。

在馬大你說起蛇廟，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蛇廟就是圖書館，圖書館裡的學生就是蛇王，蛇后，蛇男蛇女一大堆。爲什麼會叫它爲蛇廟，我也不懂，總之在迎新週時，舊生帶我們去看時，鬼般喊道：「大家看，這就是蛇廟，你們進去就變蛇。」當時我們吃了虎膽都不敢問爲什麼。

蛇廟就建在校園的中心。外表看起來即不堂皇又無氣派。有的人說它像食堂。先說蛇廟四周的環境。它的入口處的兩旁置了兩盆沙，是給愛抽菸的人菸癮來時或讀得太過煩躁時出來吞雲吐霧一番後丟菸蒂的。菸蒂之多反映出衛生部的金玉良言「吸菸會危害健康」廣告有多成功！

離開蛇廟約十五呎之外，就是令人懷念的歷史古蹟——Speech Corner。它和倫敦的海德公園一樣。學生或講師有恨難平皆可任意上台發表言論。當時還有一棵大樹遮陰和椅子。很可惜在一九七六年因爲學生展開了一連串的示威事件而促使當局把它摧毀。大樹被砍了，椅子也被拿走了。如今它只能在炎熱的陽光刻印一個落寞的影子，當年事，雲煙消散。每次我走過，我禁不住想：當年這裡是怎樣的情形？激昂的言論？雷般的掌聲？群眾的怪聲？熱鬧的場面？

我相信馬大的蛇廟是華文藏書最多的地方。看到一排排的書架擠滿了厚厚的參考書，一望無際。這些書令我看了不但不會激起我要博覽群書的大志，反而使我消極，心想：唉：這一生一天花二十四小時讀書也讀不完。只希望能在書海浩瀚中尋覓出一些「天書」，那就不悔進大學了。

我們要參考的書都是事先由講師介紹。如果要我們自己去找一本好書，那可就難了。我想要讀一本關於政治的書，就有幾百張目

錄卡，有的是關於政治的權力，有的是關於政府的組織，有的則是政治團體，令人眼花撩亂，不知讀那一本才好。那些熱到炙手的參考書必須叫圖書管理員保留或到「紅點圖書館」，才有機會目睹「風采」。那邊的書只可借三小時。

我喜歡到華文藏書處去挖台灣的文藝書刊。很可惜台灣著名的作者所著的書，我只找到三本，一本是楊牧的《瓶中稿》，另一本是余光中的《聽那冷冷的雨》，第三本則是教我愛不釋手一連讀了三遍的王文興的《家變》。外邊是驕陽烈日，可是在冷冷的蛇廟內，從書架上搬下一本本的書，掃掃地上坐下，口裡含著酸梅，沉醉在我個人的世界。看到妙處，拍案叫絕；看到恨處，怒目切齒；看到苦處，不禁怏怏不樂。所謂七情六慾盡寫臉上。讀書的樂趣只能會意不能言傳。

最令我咬牙切齒莫過好書的不翼而飛。像余光中的《聽那冷冷的雨》只看了一次。第二天想再次的細讀，怎知卻找不著。我立刻到蛇廟的華文部辦事處詢問，證明沒有在。又急沖沖的到借書處。經過圖書管理員一番的細查，確定沒有人借這本書。我又再次的到華文書書架從第一本找到最後一本，從上看到下，還是「芳蹤杳然」，不禁連聲罵道那個缺德的傢伙偷藏了這本書，下世必定是個文盲。若是那個偷藏書的人把它藏在印度參考書中，那麼我一生再也難找到這本書了，這種事情實在不出奇。有些缺德的傢伙讀到一本好書則把它藏在「冷門」的地方佔為私有。蛇廟這麼大，如何去找，有時我也在華文藏書處找到一些其他科目的考試試題本，心裡頓時湧出千萬種感覺。「高級知識份子」也有這樣自私的行為。

有些學生不能偷整本書，但卻撕掉其中重要的幾頁。尤其我們所讀的會計書，常有此類的事情發生。在讀會計時，越讀越緊張，

答案呼之欲出而在最重要的一頁，應該是答案全盤展開，情節高潮時卻被人撕去了。頓時內心像從山下跌下趴在地上，萬般痛楚。

有些人讀借來的參考書，當作是他自己的。用原子筆畫一圈子，用彩色筆塗之，把整本書弄得面目全非。有些人竟在參考書內打起筆戰來，把整本書塗得滿滿的。

一本會計參考書。作者展示了一題難題的答案。其中有個人把一個數目字用藍色的原子筆圈起來，在旁邊放一個「？」號，表示他不明白此數目字是怎樣的。另外一個人用紅色原子筆把另外兩個數目字圈起來，表示兩個數目字加起來得到第一個人所圈的數目字，然後在旁邊寫：「笨蛋，這麼簡單都不會。」或許是第一個人再借書的那位，看見了自己被稱為笨蛋而心有不甘，所以又在旁邊寫：「我笨，你更笨！」整頁給藍筆紅筆塗得好不美麗，第三者看到了，心有不滿，又在旁邊寫道：「這些都是那些妖怪的手太癢的傑作。」到了最後一個人手中，心平氣靜地寫道：「我們兩人都是妖怪。」他這句話最真，但是無辜的我們卻要睜大眼睛去讀被他們塗鴉的書。

最糟糕的還是一本經濟書，被塗的文字如下：

「人為什麼要煩惱呢？我們不是死就是生。如果是生，那麼就沒有煩惱了。若是死，則有兩件事要煩惱；一是上天堂，二則下地獄。如果上天堂，那麼就不必煩惱了。如果下地獄，你將會忙著和你的朋友握手而根本沒有時間去煩惱。所以，為什麼煩惱？」

「不要煩惱，相信上帝，我們都會在天堂見面。」大概是位虔誠的上帝信徒。讀參考書不忘傳教。

「你將會下地獄。地獄是很熱的不過最近聽說已經裝了冷氣。別以為你寫這些東西就表示你很聰明，你是抄別人的。一點都不新鮮。」

一位好像剛從地獄回來的大學生寫道：

「你說地獄是很熱的，這句話也是抄自別人的，別自作聰明！」

.....

就這樣大家打筆戰打得好熱鬧，越來越多「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人參戰，結果是烏煙瘴氣一團。政治書則被塗滿粗言穢語。一些學生讀了認為言論不公平，一時血氣方剛，不能控制自己，便在書裡大罵發洩心中怒氣！

你看蛇哥蛇妹穿起漂亮的衣服來，女的儀態萬千男的則是風度翩翩。可是一念起書來，念到「忘我」的境界，原形畢露。大多數的人喜歡把二郎腿踏在對面或旁邊的椅子，然後則是不停震動，震得不亦樂乎。男女都一樣。有的把雙腿交摺在椅子上，像個普世觀音坐於蓮中。有的像三輪車夫的坐態，把雙腳提起放在椅子上，然後雙手環抱雙腿，雙目直視擺在桌上的筆記，若無旁人。有些讀得走火入魔，抬起頭來，一臉茫然，口中喃喃自語，或傻笑或嚴肅，都教人有點害怕。

大學是個冷漠世界

禮拜天的校園靜寂得連一片枯葉飄下來的聲音也聽得到。偶爾傳來幾聲麻雀無聊的吱喳聲，更顯得這些建築物的死寂和荒涼。

食堂的桌面是乾淨的，少了平日學生翹腳、高談闊論的噪音。這兒只能看見幾個用功的學生在啃書。爲了應付明天的考試，我今天也成了這座荒園的孤魂。

我走著走著，迎面來了兩個男孩子。我們就這樣臉無表情的擦身而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認識」他的。雖然彼此都知道大家是同系的同學，但我們之前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所以打個照面，彼此都懶得牽動嘴角，給對方一個微笑。

在這裡是建立不起「可歌可泣」的友情。好像剛才那兩個男孩子，我們的「交談」就是上 tutorial 時，他們幫忙助教點名，我就說：present！所以我們的關係只是「點到爲止」。

我想要是有一天，有個朋友介紹我們認識，我不知道是否要說：「我們已經認識了。」我們還是假裝初次相見，又握手又問好。真滑稽。

我和阿絲能夠好到躲在一間房間，擠一張床說悄悄話，那是因爲我們早在中學時就認識了，不然我和阿絲今天還是「兩看不認識」。

我們第二年的經濟生總共有四百位左右。雖說第二年已經選科了，沒那麼多學生，但是像我選的經濟分析科(Analytical Economics)

就有百多個學生，這一陣子見到你，下一陣子又不知你去了那裡。所以你要我傳達消息給另一個同學時，我不敢答應你，我只能說：「『如果』我『碰』到他的話，我就照辦！」大家能夠交談的時間就是上課的幾分鐘。

那幾分鐘的交談也真淒涼，你知道要談話前總是要開場白。開場白過後，就表示已經 warm up 啦，正要進入主題，來個「思想感情互相交流」，講師這時候就會像一盆冷水這樣灑進來，打開講義就說：「上個禮拜我們講到國家財富問題，今天我們要討論國家收入和支出不平衡問題。」

哼，美其名說「討論」，其實還不是讓講師唱盡獨腳戲。

一下課，大家又各忙各的。有的趕著去還書，恐怕超時要吊銷借書證；有的又趕著去上 tutorial。剛才和我談話的對象也像泡泡一樣消失掉。下個禮拜見到，如有幸與他坐在一起，又要從開場白講起。老天，如果我要用英語和他講《倚天屠龍記》的故事，恐怕講到畢業也講不到。

若在圖書館見到多年的好朋友，也不可以太激動得聲淚俱下。這會驚動很多人，還會遭受到別人狠狠的白眼。圖書館處處掛著 tolong senyap^{*} 的牌子，時時警告你「緊閉尊口」，所以連開場白也免講了。有時看到別人要比手畫腳來代替說話，像極了聾啞學校的學生，非常滑稽。看來啞巴也不會羨慕我們會說話的人。

可是我本身也很討厭在圖書館交頭接耳「係係嗦嗦」說話的人，那種聲音非常刺耳。如果說得大聲，大家聽得明白，沒什麼神祕，倒也乾淨俐落。

如果你問我會不會有人在大學認識了，結果談起戀愛來？我相信很少。除非你有驚人的容貌，有讓人「一見鍾情」的吸引力，不

然很難在那種斷斷續續見面交談的情況下，發出「愛情的火花」，誰會對那種「太極」功夫有興趣？

如果要減少女大學生落落寡歡成老處女的方法，就是多舉辦一些集會，派對，製造接觸機會，好能配偶。

在這裡女孩子往往是被取笑的對象，以前是被戲謔「一年驕，二年傲，三年沒人要」，如今新的花樣又來了。第一年的新生被喻為「紅點書」；第二年的舊生是「書架上的書」；第三年的舊生則是「雜誌」。

「紅點書」是當紅炸子雞，要借它的人連綿不絕，而每次只能借三小時。

「書架上的書」是圖書館裡的書，要參考才去翻它。雜誌，更慘，每一個月才去光顧一次。女生的身價一跌再跌，成了股票市的「大瀉蟹」。

學生與學生的交談雖然是膚淺，但是和講師的交流又怎麼呢？

你聽念理科數學系的阿會說：「要去找講師解答一些難題，就要去他那十呎乘十呎的辦公室。進去裡面有時可以看到有女人或用雞毛帚輕彈書本，或打打字，或踱來踱去，小心，她不是秘書，而是講師的太座。」

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裡也時興「跟得夫人^{*}」。也許講師的太座認為這裡嫁不出的女孩子太多了，恐怕她們會把眼光從男同學身上轉移講師身上，親身演出《窗外》一幕。

阿會所講的只是一部分的講師而已。如果我找遍所有的參考書都不能解決我的問題，我也會進辦公室找講師解答。我絕不是一個求知慾很強的人，時時上辦公室找講師磋商，討論問題，可以省下不問的問題，我都省了。

今年我和阿絲分到外頭去住，彼此已經好久沒有享受到通宵暢談的樂趣。所以那天我忽然在校園碰到她，又驚又喜，就好像劫後餘生的難民在大海相逢，可是沒說上幾句，她就說：「對不起，我要去上課了。」

唉，相見不如不見，以後我見到她，嘴巴也懶得開。

[*編者註]：tolong senyap，即「請肅靜」。

[**編者註]：跟得，廣東話，含有「跟班」之貶意。

要摩多*不要女人味

從初一踏腳車踏到高三，高三畢業那年正式登上摩多「後座」。可是踏腳車踏出許多老習慣，例如說永遠靠左，就算要轉右，也一定要把腳車停下，看好了沒車來，才慢慢踩過去。於是騎著摩多要轉右時，也照樣在路旁停半分鐘不誤。有一次給阿忠看到，足足笑脫了兩隻大牙。

他說：「我們摩多階級的騎士辛辛苦苦在路上和有車階級者爭一日長短，妳竟滅盡我們的威風。妳要轉右時，應該在十碼前先看反射鏡後面是否有車來，一看沒車馬上殺過去。」

我照著阿忠的指示去做，可是每次一殺過去，背部一片冰冷，毛孔豎然，心裡老是有那種陰影：「糟了，死了，這次壯志未酬了。」幻想著我殺過去時，一定會有個亡命之徒駕著跑車遠遠飛來……。所以還是恢復老習慣，把摩多停下來說，丟盡騎士的臉就丟盡吧，反正那張臉又不是我個人的。我要求很低，只要摩多能把我帶到目的地，我就很滿足了。

我來到馬大後，才發覺摩多是大多數男生的主要交通工具。女生每天的任務就是擠大學巴士，其中當然也有騎摩多的女生。

爲了騎摩多，我犧牲了女人最珍貴的「女人味」。我每當看到魚尾穿著輕紗上衣，配著一條寶藍色分叉窄裙，婀娜多姿地跑進講堂，然後整個講堂的男生拚命吹口哨吹得兩顆豬肝紅時，我咬牙切齒，就立志要把摩多賣掉，恢復「女兒身」，於是我就和魚尾商量，協議

明天一早兩人搭車去上課。那天晚上就苦思了一天決定明天要穿什麼衣服去上課。如果大家沒有忘記的話，我在大學三年級開學前，曾經也為穿什麼衣服一事弄到腦震盪。結果第二天穿出去的衣服不但沒有令我大發異彩，反而很多人看了掩嘴笑。我這個人雖然遲鈍點，不過和「石敢當」先生有同樣的一股驚人的意志，所謂不到黃河心不死。現在乘著眾女生在打扮穿著方面有點怠慢，我應該抓緊這個機會，來個出奇不意，明天孔雀開屏，眾女生臉色慘白，哈！

第二天才七點正，魚尾就來敲我的房門，見我還躺在床上，她的表情就如看我床上有另外一個異性般驚訝。「天呀，我們還有十分鐘就趕不及巴士了。」我起床時頭痛欲裂，唉，想到我每天都是七點三十分起床，弄好一切，七點五十五分才離家，摩多「轟」一聲，八點準時上講堂，從來沒有誤過時間。爲了要搭一輛老爺巴士，卻要我犧牲半個小時的睡眠，不太划算。

我們匆匆趕到車站時，已經氣喘如牛，眼看巴士載滿學生就要開走了，兩人拚最後一口氣，掙扎上車。到校園時，我臉都黑了一塊。頓時悔恨交加，立志不要搭巴士，於是我那股「女人味」就永遠蘊藏在牛仔褲裡，等待「突破」。

唉，牛仔褲的款式再漂亮也只是「雙管齊下」，顏色再眼花撩亂也不過是彩虹十二種。阿忠說：「說盡妳美，也不過美了上半截。」然後就和小松賭我的腿。阿忠賭我的腿一定是皺皮的，小松賭我的腿一定爛疤多。天呀，我前世作了什麼孽，今生要嚐盡兩個男生來賭我的腿的恥辱。我又再次咬牙切齒立志不穿裙子，因為他們兩人都猜中了。

我騎摩多有一個忌諱就是載人。因為我有兩次經驗，有一次在校園門口見到一個女生示意我給她一個方便，載她一程，我見她斯

文淡定，手裡拿著書本，心想：自己校園學生，何況還是個女的，於是便載她去。怎知我跑了約三分鐘的時間，她忽然雙手環抱我的腰，把好好的一張臉貼在我的背上，最要命的是天呀她的腿！她的腿像螃蟹一樣鉗著我的腿。我嚇得背面冷得像塊冰，而她的臉熱得像盆火。幸好目的地到了，不然我把她硬硬推下車去。下車時，她如夢初醒，兩緋暈紅，無限依戀，我還未等她開口說話就飛著摩多離開，離開了她的糾纏，我有一種「重回人間」的慶幸，遇上「不愛鬚眉愛巾幗」的女孩子還是頭一遭呢！

另外一次經驗是離開芙蓉到吉隆坡開學。幾個「熱情氾濫」的朋友硬硬給我餞行。於是說盡了許多「前程萬里」、「百尺竿頭」後，我就送一個女孩子回家。送了她到家後，獨個兒回家時，在轉彎處，前面的車轉彎時不打出訊號，我又跟得太近，於是撞他車尾，整個人跌得稀爛。我雖然痛不欲生，可是第一個念頭閃進我腦裡就是：別讓他跑掉！我勉強站起來時見到車裡跑出一個女人，呼天搶地道：「哎喲，不得了，我好幾次告訴這個死鬼，叫他視力不好別駕車，妳看，這次弄出事來。」唉，女人禍人也。她自暴露缺點，我就硬硬把罪點推在他身上。

我呻吟道：「你的視力不好，怎可以駕車。我明天要去念大學，如果你撞死我，你要怎樣賠償國家的損失？」圍著來看的人愈來愈多，他也怕了，就塞給我一百五十元當醫藥費。這次車禍的結果，手臂一塊皮脫了，那女孩的母親知道這事後，滿懷內疚的對我說：「真抱歉，你如果不是爲了載我女兒回家，也不會脫去一塊皮。」我聽了心裡一點都不覺得自己偉大。反過來說要是在這次車禍，我把她女兒跌傷，變成我內疚了，那時候若是她花容有什麼損傷，我跪下去倒茶陪罪，她還是難於原諒我的。

女孩子騎摩多受盡男孩子欺負。我常走八打靈一帶給大囉哩^{**}和貨車追得半死，那種臭司機是見到女孩子騎摩多，就踏油和我平行，那跟車員就「阿妹」長、「阿妹」短，然後兩個總笑成一堆。我慢下來，他又跟著慢下來，幾次迫得我走旁門左道，差點迷了路呢！

[*編者註]：摩多，即 motorcycle 的中文俗稱。

[**編者註]：囉哩，即 lorry 的中文俗稱。

在馬大很少看到美女

今天是最不起勁的一天。從早上八點至十二點，連上四小時的課，肚子餓得半死，面色唇青，走出講堂給驕陽那麼一曬，又覺頭昏腦脹。唉！人老不中用。

我感到煩躁極了，若能把頭往壁上撞，用腳把玻璃瓶踢個稀碎，讓鮮紅的血奔湧，倒也悲壯痛快，可是又缺乏勇氣。

想到要去食堂吃午餐，又痛苦萬分。要排長龍等二十分鐘之久，食物又貴又不好吃，服務又差。尤其是收銀員那副像是從棺材底鑽出來的臉好像是我們欠她幾十年的債。唉！這世界拿錢往別人袋裡塞，還要看別人的臉色。

曠闊的校園處處青草處處樹，我竟有舉步難行的感覺，猶如海闊天空不容我有駐腳之處。唉，今天為什麼老是自我艾憐，愁眉不展呢？或者許冠杰應該帶我到倫敦街頭去看看寂寞的老頭子。真可惜這裡觸目所見的皆是活在世外桃源，昂頭闊步、精神十足的大學生。他們成幫結派，有的邊走邊談功課，有的則大開玩笑，洋溢著歡樂的氣氛。看來我應該活在國家博物院裡以「古老」為伴，年紀輕輕，但是心境卻是一把歲數了。

前面即無處可去，則折後爬上小山坡到圖書館去找一兩本中看不中吃的精神食糧。還未走進，就被裡面的熱氣「轟」出來。這個圖書館的冷氣機已壞了兩三個禮拜，還未修好。只見裡面的女孩子，雖然香汗淋漓，但是卻從容不迫地拿著紙扇輕輕往臉上脖子扇。一

副恬靜的古典美人相。這種紙扇在一個禮拜內大概會供不應求。

正愁退也無路，卻見阿中這個老友記坐在梯口處，正在吞雲吐霧，整副飄飄欲仙的樣子。別緊張，只是抽菸而已。

他一見到我，就搖頭嘆息。我心想：天下痛苦不得志者，非我葉寧一人。正眉喜有人與我分擔同病相憐之苦，卻聽到他說：

「唉，美女缺乏，美女大量缺乏。」阿中把最後一口菸吸得深深，叫個餓鬼相。

「我坐在這裡兩個小時，看盡進進出出的女人，竟然沒有看到一個豔若桃李，秀如白蓮者。奈何，奈何。」原來除了抽菸，看美女也是調劑苦悶的讀書生活的方法之一。

「你懂為什麼嗎？」阿中一本正經問我，我搖搖頭。在老大面前，就是知道也搖搖頭說不知道，不可太賣弄自己的聰明。

「我先問你一些問題。」阿中熄了手中的菸，一臉嚴肅地問我。

「以前你在先修班時，有沒有時常上電影院，上的土夠，和男朋友約會？或者週末非瘋到午夜不回？」

我聽了連忙答道：「別嚇人吧，那有這麼好命，況且我長得又不漂亮，怎會有男孩子約會呢？」

「我問得好，你答得也妙。那麼你的日子怎樣過的？」阿中一讚我答得妙，我整個人就精神起來。

「平時我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書本上。」我又期待著阿中的讚美。

「哈，妙處就在這裡。你時常讀書，所以成績好，最後就成功進了馬大啦，對嗎？」我猛然點頭。阿中又斜著眼珠問我：「你們的校花有沒有在馬大？」

我搖搖頭，我們的校花一畢業就嫁人了。

「你們的校花一定很漂亮，女孩子一漂亮就會招蜂引蝶。男朋

友一多，就今天派對，明天的士夠，後天電影院，你想她那會有心情念書！」我已猜到他要說什麼，想要阻止他卻來不及了。

「那些不美麗的女孩子，一定沒人問津，所以空閒的時間就多。空閒的時間做什麼好呢？讀書囉，多讀書，成績就會好，成績好就能進馬大。」

老天，這些話真不堪入耳。

「所以你現在明白你為什麼會進馬大吧！」

阿中這番話比我家的鏡子還要明亮，一照就照出了我的妖相。原來許多女孩子和我一樣，允許青春讓書本誤盡。

唉，做人做到一眼就給人看出了底細，還有什麼樂趣可言？還有什麼虛虛實實的神秘感？

今天的日子已這麼楣澀，又遇到阿中這隻冤鬼，真是倒盡了楣。

阿中的話雖然有點刻薄，但是切實的。在馬大我本身也很少看到美女。在衣著方面，我們更是跟不上潮流。有的人穿紫色上衣配綠色裙子。有的全身綠色，活像一隻蚱蜢，有的穿全身紅底黑點衣裙，又像一隻甲蟲。更滑稽的是有的人穿了窄窄的白上衣，窄窄的白色牛仔褲，想像中一定又純又富有朝氣吧，怎知給人的錯覺是剛從醫院出來包紮了全身的石灰。

講堂裡，圖書館內，塑膠日本鞋的「吱吱」聲和前面加個大鐵扣的木屐「咯咯」聲，不絕於耳。聽了令人想起濕漉漉的巴剎和廚房。

穿T恤牛仔褲的少一份瀟灑，穿淑女裝的又少一份高貴的氣質。

新生因為「新」的關係，不知怎樣的穿著才適合。所以有的過份打扮和穿著，顯得怪怪；有的還穿白鞋白襪，以為還在小學中學。

看來在衣著上有特別表現的，首推專修英文文學的文科生。